

镜悟

■ 李炳钦 著

镜语

——一个电视人的思考与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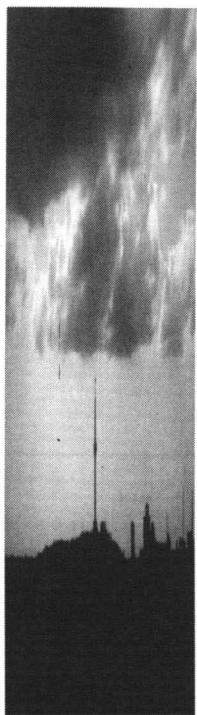


湖北人民出版社

镜悟 · 镜语

李炳钦 著

—— 一个电视人的思考与实践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悟·镜语——一个电视人的思考与实践/李炳钦著，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8

ISBN 7-216-03738-3

I. 镜…

II. 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电视节目—解说词—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0611 号

镜悟·镜语

——一个电视人的思考与实践

李炳钦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潜江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64千字

插页：5

版次：2003年7月第1版

印次：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20.00元

书号：ISBN 7-216-03738-3/I·320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言

电视给人类带来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也几乎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审美趣味。由于电视的强势楔入，一些传统的艺术样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乃至沦为濒危“物种”，大有消失的危险。电视越来越像一位“独裁者”，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不断攻城掠地、扩大疆域，使原本多元化的精神世界正在变得统一和类同，即统一于日益张扬物欲和感观刺激。现在，那些年纪稍长的人尚能依稀记起的传统艺术，比如皮影、剪纸、说书等，正在离我们远去；就连昆腔、花鼓、汉剧乃至二百年前徽班进京之后才诞生的国粹艺术京剧也只能偶尔从电视上或者从某个公园的一角听到一些零星的片段。

我们已习惯于一回家就打开电视机；许多公共场所的四壁也挂上了大屏幕的彩电，公然张扬着电视的诱惑。然而，电视的悲情意识也由此产生。电视的另类光影强烈刺激着年青一代的感官。为了抢夺观众的视线，电视屏幕常常充满了色情、暴力和各种搞笑的肥皂剧。这时，电视就像一支温柔美丽的“罂粟花”，让缺乏抵抗力的人们上瘾。

当看电视取代阅读而成为生活习惯的时候，人也就成为电视的俘虏，开始变得浅薄起来，并且欲望膨胀，贪图享受，产生愉悦的幻觉。这使电视招致了许多非议。有的人指责电视糟蹋了艺

印刷：湖北潜江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64千字 插页：5

版次：2003年7月第1版 印次：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20.00元

书号：ISBN 7-216-03738-3/I·320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我从业电视这些年来，始终坚持一个愿望：希望给电视注入一点文化的内涵，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唤起人们对电视的尊重，而不是单纯的消遣。然而这只是愿望而已，我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从事电视专题片的创作，留下数十部电视作品；二是对自己工作的内容作了一点反思，对电视这一新兴的艺术样式有了一点体会。与此相适应，本书分上、下二编，分别以“镜悟”和“镜语”名之，以纪录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所留下的踪迹。所谓“镜悟”，就是关于电视的感悟，是我在电视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和思考或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所谓“镜语”，即解镜之语，也就是跟镜头一起说的话。“镜悟”和“镜语”，是我所能想到的较为凝炼的个性化表达方式。“镜”是镜头、镜像的简称，这里也有指代电视之意。“镜悟”是理性的东西，“镜语”是感性的东西；前者是理性的思考，后者则是实践的探索。

为电视撰写解说词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有些人对电视解说词不以为然，我却始终坚持认为解说词是电视的重要表达方式，而且几乎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解说词之于电视，有如歌词之于乐曲。但是，解说词不是简单地为画面配解说，更不是简单的看图说话；我认为好的解说词是和镜头一起说，是为适应镜头内在的需求而不得不说的话。那么，和镜头一起说什么呢？有的叙述一件事，有的描述一个人，有的讨论一种现象。所以看上去有的像“电视散文”（如《闲坐》），有的像“电视评论”（如《刘一原的心象风景》），有的又像“电视素描”（如《一百零一岁的大学士》），有的则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电视专题”（如《与湖泊共存》）。其实分类并不重要，文无定法，电视也是如此，关键是要达到一种境界。境界高远才是电视最重要的东西，而不在解说的有无和多少。

电视是一门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艺术行当。从生活到银屏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其间的路程却足以耗费一生的精力。我想，在这条路上，既然已迈开了步子，未来就该留下更加坚实的脚印。

目 录

上编 镜悟：电视之思

电视人·····	(3)
感悟电视·····	(8)
电视：遭遇“新战国时代”·····	(10)
武汉电视，敢为天下先吗·····	(15)
电视节启思录·····	(17)
平民化·独立精神与纪录片创作·····	(23)
电视传播的时弊与教育精神的缺失·····	(33)
角度的艺术·····	(41)
发现“Discovery”·····	(43)
白璧微瑕 智者三失·····	(48)
电视与爆竹及其他·····	(54)
到“民众乐园”去·····	(56)
航拍的魅力·····	(58)
看电视与“审丑”·····	(61)
为大武汉说点什么·····	(63)
《话说武汉》：给时代一份献礼·····	(66)
当激情与历史聚合·····	(68)

沐浴科学的灵光	(73)
湖泊，一个沉重的话题	(76)
王昆的激动与谢津的无法理解	(79)
一种凄冷的美丽	(81)
电视：做个大众情人	(83)
“大团圆”：民族心理的沉积与显观	(85)
“太极红楼梦”：机械的结构学	(91)
掉进了“三国”	(98)
“三国”演“义”	(104)
《三国演义》的魅力	(116)

下编 镜语：解说的境界

无为	(153)
闲坐	(156)
挥不去的相思	(158)
爱的悖论	(160)
丈夫与妻子	(162)
如意与不如意	(164)
何祚欢的超越与复归	(166)
刘一原的心象风景	(169)
飞行的绵羊	(172)
乘风归去	(176)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翟作军	(179)

不老的歌声·····	(183)
雕塑都市之魂·····	(185)
开拓浪尖上的世界·····	(188)
一百零六岁的大学牛·····	(191)
曹操的哭和笑·····	(194)
九宫忆旅·····	(197)
时装：看不尽的风景·····	(200)
世纪奇观流星雨·····	(202)
香港科技大学的故事·····	(205)
香港城市大学·····	(217)
初识城大·····	(224)
香港的科技重镇·····	(227)
负笈香江·····	(231)
南京，故国之思·····	(238)
盘龙城·····	(241)
古琴台之思·····	(245)
楚城·····	(249)
说三国话武汉·····	(252)
武汉名人路·····	(255)
探访武汉的地名家族·····	(259)
武汉“老字号”·····	(262)
汉口的里份·····	(265)

到里份去·····	(268)
武昌楚王府·····	(270)
特别运输线·····	(273)
黄陂有个木兰山·····	(276)
旧街花朝节·····	(279)
黄陂人与武汉·····	(283)
汉锣·····	(286)
共播芳华·····	(289)
晴川历历汉阳树·····	(294)
东湖·····	(297)
武汉杂技·····	(300)
张之洞与武汉·····	(303)
与湖泊共存·····	(307)
三峡梦正圆·····	(312)
郢西的诱惑·····	(316)
附录一：千年吉祥钟感赋 ·····	(321)
附录二：旧体诗词十四首 ·····	(323)
后记 ·····	(330)

上 编

镜 悟：电视之思

电 视 人

1

“电视人”是一个似乎明确却又模糊的新概念。他的难以描述是有原因的。因为“电视人”一开始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就以一副“人类新群体”的架势出现在世人面前：外表裹着电子科技的装束，腹内装着大众文化的杂烩，从传统的三百六十行中找不到这样一个种类。他带有十分浓厚的边缘性；他是一种关联四方八面的边缘人。

本来，作为现代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会存在一些边缘现象；纯粹意义上的人只能是一种理念，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但是一旦进入职业状态，情况就会逆转。形形色色的职业把人们圈定在一个个既定的工作圈子和职责范围里，工作中的人们必须打上明显的职业特征，愈接近纯粹职业人便愈称职。比方说，你如果是一位“公关”人士，就必须八面玲珑巧言令色；你要是当了教师，就必须循循善诱诲语谆谆；你若做了佛教徒，就该心平如镜吃斋念佛……如此等等。这时，你是一个单面人，一个单数的存在，越单纯越纯粹越好。

但是电视人不是这样。电视人是一个复合体，一个包罗万象

的复数存在。就是说，如果做了电视人，你是你，也是你们；他是他，也是他们。这些复合人称同时存在于一个生命个体之中，没有非此即彼，只有亦此亦彼，或者非此非彼。这就是电视人。

那么电视人是文化人？商人？活动家？教师？艺术家？工程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都沾着点边。如果把职业的不同类型比作一个个不同的圆，那么芸芸众生便可归属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圆圈中去，而众多圆圈交叉地带的那一小块便是留给电视人的。这是电视人独自享有又被许多圆圈叠加过的一小块。这一小块联结着无数大圆圈，却又几乎只在每个圆圈的边缘游移。你不必也不能深入到圆心里面去，因为你面对的是所有圆圈都能接受的公共界面。你的倾诉对象是大众。

这种多元复合的特点是电视人的骄傲，但也是电视人的遗憾。因为过分的“复合”不免流于浮浅和粗陋。这已经充分地体现在电视屏幕上了，并因此招致许多轻蔑的唏嘘声和不时在背后指点着的手指的丛林。为什么老是几张面孔晃来晃去？为什么老是你讲他听他讲你听人头接人头？为什么老是拙劣复制而缺乏表现？为什么老是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问题常常像枪林弹雨般射过来，防不胜防，电视人如芒在背。

于是，电视的屏幕前后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他们是一些关心大众传媒的专家学者，像“读书时间”的刘为、“美术星空”的尹吉男等等，他们的巧妙介入，给电视带来了档次、品位和新鲜活力。他们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地演绎了大众化的故事。但当他们一旦介入电视坐在演播室或剪辑台前的时候，他们的角色便悄悄发生微妙的移位，身不由己地坠入边缘状态；这时他们不再是象牙塔内的学究，而是通俗文化的演绎者，他们原来的本职专业便都成了一种背景。他们决不能把节目做成某种专业的讲义。所以有人戏言，学者使电视高雅，电视使学者庸俗。这

乃是电视的边缘性所致。

2

电视人的工作状态是特殊的。

就现代传媒体系而言，无疑，电视人是作为一种“智能机器”投入营运的。他和他肩膀上的摄像机、机房里的编辑机，以及无数输出终端电视机一道，构成当代社会最热闹的声光传媒系统。

所不同的是，摄像机、编辑机和电视机只是这个系统的物质外壳，而电视人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系统的神经中枢或者物质外壳的智能内核。有了电视人，整个系统才有了活生生的生命，才能满世界传递五彩缤纷的撩人光影。对于电视人，千千万万电视荧屏上的彩色图景只不过是他们的智慧的反射而已，就像月光是阳光的反射一样。不过令他们尴尬的是，月亮常常看上去比太阳更皎洁、更迷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幕后英雄。近年来，电视上出现了一些拍摄花絮或台前幕后之类的零碎镜头，可算是电视人自我张扬的一种狡黠吧。

作为传媒系统的一个环节，电视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中介物。他们凭借自己的智能和系统的其他环节在特殊和一般之间划联结线，他们把个别介绍给一般，把特殊介绍给普遍，把好看的动听的精彩的人和事、奇闻和趣谈介绍给广大电视观众。他们千方百计让观众满意，想方设法满足观众各式各样的精神欲求。在观众看来，电视人就是这样一群终日忙碌不停的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和搬运工，只是不用锄头和扁担，而用机器和电波。这很像勤劳的工蜂，不停地采蜜、酿蜜是他们的本份儿，他们的全部快乐就建立在酿出来的蜜是否甘甜上，而这甘甜与否，是由受众评定

的。电视人的尴尬就在这里，电视人的快乐和成就感也在这里。

3

电视传媒的边缘特质与“电视人”群体的现代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边缘的东西往往看上去越是新鲜的。边缘科学多半是新的学科门类，边缘物种多半是生物演化取得新进展的物种，诞生于20世纪的电视人群体则是崛起于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族“都市新人类”。无论其衣表、观念、理趣或其独特的工作方式，无不或浓或淡地透溢出一一种时尚气息的丝丝缕缕。

他们穿新颖的休闲装，有时弄得很有奇装异服之嫌；除了一些播音员和少数节目主持人，他们很少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看上去的确一副“休闲”的样子。在他们看来，男人打领带是一件麻烦事，下巴上乱糟糟的胡须也是一种累赘。

他们一般都比较豪放、随意，富于艺术气质，举手投足大大咧咧。他们生性喜欢新东西，“喜新厌旧”似乎是他们的职业病。为了捕捉新的信息，他们东奔西走往来奔波，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城市流浪者似的。只要肩膀上扛着那条“枪”，就什么地方都敢闯，什么苦头都敢吃，什么风险都敢冒。传统的做法把人划分为“三教九流”，电视人却无法归入哪一流。有民谣云“七等人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电视人绝不属于此等人。电视人的确“吃”得不少，不时出没于楼堂馆所，但他们不至于稀罕“解馋”一类的勾当。他们习惯于风风火火呼呼啦啦把事情做完，然后赶紧走人，寻思路，编节目，忙起来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解馋”哪得工夫！

电视人是劳碌的一族。他们很累，像开上了跑道的车、驾上了车的马，没有不累的。但他们不抱怨累，他们喜欢拼，喜欢过

片刻不得安闲的日子。他们穿着的过分“休闲”，实在是对于快节奏生活的一种形式上的弥补。对于太累的人，我们宁愿他看上去去休闲一点。

电视是富于新鲜感的少数行业之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话，可以看作电视人生存状态和工作方式的写照。他们时兴自己驾车代步，自己用电脑打字玩游戏，用寻呼机和移动电话联络资讯，以朝气蓬勃的心态面对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存。他们生活得疲惫不堪却又热闹洒脱，尽管他们未必有多少功名感。他们的眼睛总是牢牢盯在社会的敏感部位和新鲜事物上，并且从中获取相应的乐趣和创造力；这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忘掉饥饿感，轻而易举地击退疲倦的侵袭。他们最值得称道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这种状态下诞生的。电视人就像孕妇一样，总是以一种痛楚的快乐方式或者快乐的痛楚方式孕育新的生命。但是只要有了新生命的诞生，其他的一切就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电视人，就是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这样一族对新生命不断抱有新幻想的人。

感 悟 电 视

走出学界，进入热闹的电视圈，算是圆了个电视梦。

我之为人，所乐在耕耘，所喜在收成。一年半载下来，不必问几许悲欢几行泪，清夜浮想，自问所耕何在？所收几何？高天厚土，悠悠无际，不免怆然复怆然！

告别学术报告厅的慷慨陈辞，也不再做静坐参禅的梦，自从做了电视人，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

感谢这可贵的渺然感，让我潜心于斗室机房，或于旷野做肩扛手提的营生，也让我从被人叫惯了老师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尝一尝当学徒的滋味。

这样很好。

当学徒，使我有了太多的“第一”。这第一的第一，是斜刺里飘来的目光令我宠辱皆忘，如芒在背，冷汗从手心里沁出来，然后又自己挥发掉。在这个新的界域，你必须像个孩子似的听话，哪怕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原来如此”。第一次觉得自己笨，第一次快餐式地领略大千世界的奇妙，第一次学会出门记路，第一次听人喊我“师傅”。岂敢！岂敢！

现在终于明白，驽钝如我，搞电视是要经历许多“第一”的，就像唐僧必须经历许多劫难才能成正果一样。待有了足够的